

土耳其語複詞和跨文化語詞的轉譯問題— 以 Orhan Pamuk 的小說為例

黃啓輝*

摘 要

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是頗具國際知名度的當代土耳其作家,也是迄今唯一來台發表過華文譯本的土耳其小說家。「我的名字叫紅」、「白色城堡」和「新人生」等漢譯小說,顯然是譯自英語而非土耳其語。複詞廣用於土耳其語和漢語的語意表達,但在英語構詞上卻只扮演無關緊要的角色。其次,帕慕克小說所提及的一些回教土耳其語詞,對英語或華語讀者都屬陌生。本文將就三本小說所出現的複詞案例以及跨文化語詞,檢視它們如何由土耳其語原文透過英語轉譯成漢語。

關鍵詞：複詞、跨文化語詞、土耳其語、漢語/華語

* 國立政治大學土耳其語文學系 教授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ng Turkish Redupl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Words: On the Basis of Orhan Pamuk's Novels

Huang, Chi-hui*

Abstract

Orhan Pamuk (1952-), an internationally well-known Turkish writer, is the only Turkish novelist who had come to Taiwan to present his own work in Chinese edition. The source language of these Chinese translated novels "My Name is Red", "The White Castle", and "The New Life" is obviously English not Turkish. The reduplication is utilized commonly in Turkish semantic description as well as in Chinese, but it plays only a very small role in English word formation. Secondly, some Islamic Turkish words mentioned in Pamuk's novels are not familiar to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readers. This paper explores types of reduplication together with cross-cultural words appeared in the three novels, to see how they were translated from original Turkish text through English to target language, Chinese.

Keywords: reduplication, cross-cultural words, Turkish, Chines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urkis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土耳其語複詞和跨文化語詞的轉譯問題— 以 Orhan Pamuk 的小說為例

黃啓輝

前言

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是頗具國際知名度的當代土耳其作家，也是迄今唯一來台發表華文譯本並與本地作家有過座談的土耳其小說家。他在中文版序言開宗明義稱：「在我所有的小說中，都有一場東方與西方的交會。所謂的東方和西方，其實皆為文化的概念」。的確，就他已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紅」、「白色城堡」和「新人生」等三部中文版小說看來，讀者都可感受到東西文化的互動。也由於帕慕克獨特的寫作風格，德國出版暨書商協會以「運用東方與西方間的歷史遺跡，創造出將回教土耳其與歐洲彼此交集作品」的貢獻為由，決定將二〇〇五年的和平獎在十月下旬法蘭克福書展閉幕典禮時頒予帕慕克。這將是繼一九九七年雅沙爾 凱末爾(Yashar Kemal, 1922-)之後，第二位獲得該項殊榮的土耳其作家(Milliyet 報，23/06/2005)。

無論是以描述土耳其東南部窮鄉生活而起家的雅沙爾 凱末爾，或是以伊斯坦堡大都會為背景舞台而出名的奧罕·帕慕克，都實際運用許多本文所將探討的複詞到他們的作品。當然，在作品字裡行間，不免有些一般華語譯者較感陌生的回教和土耳其文化語詞。

藉由語詞的複製和相關語詞的組合以強化語意或創造新語詞的複詞案例，應該是任何一種語言都會有的表達方式，只是出現比率多寡的差異而已。基本上，印歐語系各語言似乎並不習慣於創造和使用複詞，因此其案例數量和類型相對稀少，尤其英語的複詞，更是僅見於極少數特定語詞的全部或部份重複，且通常需要附加破折號“—”，如 bon-bon, bye-bye, hi-fi, walkie-talkie, zig-zag, baby-shmaby 等等。然而，土耳其語與漢語的「複詞」，則除不必使用破折號或連接詞即可將絕大多數語詞（包括名詞，形容詞和動詞等）予以全部或部份重複之外，還可運用語意相近、相反或相關的語詞加以組合，如 bön bön（笨笨）、dik dik（直直）、ev ev（家家、戶戶、挨家挨戶）、güzel güzel（美美、好好）、güle güle（笑笑、笑著）、kapkara（漆黑）、ak pak（白潔）、bir iki（一二）、eş dost

(朋友)、ana baba (母父>父母)、karı koca (妻夫>夫妻)、dağ dere (山川)、iyi kötü (好歹) 等等。基本上，英語也有些是以連接詞或介系詞所連串而成的語詞重複或組合，如 one by one, more or less, sooner or later 等等。這些不計入複詞範疇的英語片語，在土耳其語裡卻可輕易找到複詞對應，依次為：bir bir (一一)、az çok (少多>多少、多多少少)、er geç (早遲>遲早) 等。

近數十年來有許許多多關於複詞研究的論述，但幾乎都屬於各別語言複詞實例現象的解說，甚少有跨語言的橫向結構探討。Sharon Inkelas 和 Cheryl Zoll 所合著的 Reduplication 新書 (2005)，脫離以往僅限於個案語言音韻層次 (phonological level) 研究，就形態句法 (morphosyntactic) 觀點，舉例論及百餘種語言的複詞並提出所謂「形態複製理論 Morphological Doubling Theory」，嘗試語言學上複詞研究的新方法。她們對於擁有豐富複詞內容的土耳其語以及漢語的著墨，卻反而不及西非奈及利亞地區的豪薩 (Hausa) 語來得深，至少並未全論及土耳其語複詞類型所有可能的組合。

複詞是土耳其語常見的現象，尤其在營造場景的生動和細膩的描述上，更是不可或缺的「佐料」。因此，除法律條文或嚴謹的報告書外，無論是日常的口語或任何一篇報導、散文、詩歌等，幾乎都免不了複詞的運用。在此先以奧罕·帕慕克「白色城堡 BEYAZ KALE」一書的首段，第二行短句的原文、英譯本和漢譯本作比較：

T. Biz **topu topu** üç gemiydik.

(我們 **林林總總** 三 船 是)

E. We **numbered** three ships **all told**.

C. 我們數著本身**共**三艘的船隻。

上列的英譯 (E) 或漢譯 (C)，基本上都沒有背離原意，只是原文裡的複詞形態 **topu topu** 不見了或語意未能獲得應有的表現。**Topu topu** 的組合，是由 **top** (總數) + 配合母音諧音的第三人稱所屬格 'u' (它/他/她的) 構成 **topu** (其總數、總共)，再完全重複 **topu** 而成。土耳其語辭典裡有關 **topu topu** 的解釋是：「其總數、全部」，「僅僅」或「算來算去、林林總總」等；土英辭典的釋義則有：**all in all, altogether, all told** 等。整句配合複詞形態的對譯應該是：

我們「**算來算去**」就只是（或只有）三艘船。

本意為「我們**只是（只有）**三艘船」的語句，土耳其語原以 Biz **yalnız** üç gemiydik. 表達即可。若為強化「**只是/只有**」的意念，作者還可在 **yalnız**（只、僅）一詞之後加上'ca'成爲 **yalnızca**，即可達到表示「僅僅」的效果。帕慕克選擇使用 **topu topu** 複詞，除語意上比 **yalnızca** 更爲「誇張」並凸顯「數目相對之少」的效果外，語音聽覺方面也更具有「提醒」作用，究竟經由語詞的完全重複 **topu topu** 念起來比 **yalnızca** 容易且較能引人注意。

膠接的語型、單音節語詞以及音韻的諧和等特徵，應該是促成複詞流行的主要因素。膠接型的土耳其語，是以不改變原語詞的前提下，可藉由加接各類字尾達成文法變化需求或創造新語詞，當然也包括複詞在內。其次，土耳其本身語彙的字根，幾乎都是單音節或雙音節，很難得有多音節語詞。經由語詞的重複或組合所構成複詞，不至過於冗長而失焦。土耳其語字根與字尾間音韻的諧和規則，也可稱爲「最少費力原則（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即字尾的母音需與字根最後母音的形態（前舌、後舌，甚或圓唇、平唇）諧和一致。如此，不僅不必爲了正確讀音而徒勞「唇舌」的急速轉換或前後運動，還可創造具韻律感的語詞並規範複詞組合的排列順序。檢視前面所列的部分組合範例，如 **ak pak**（白潔）、**eş dost**（朋友）、**ana baba**（母父>父母）、**dağ dere**（山川）、**iyi kötü**（好歹）、**az çok**（少多>多少、多多少少）、**er geç**（早遲>遲早）等，我們可以看到同一語詞前後母音的和諧，而且在語詞組合時，音素（phoneme）較少或母音起首的語詞通常位居前面。單音節語詞和不變的詞形，也提供漢語在複詞方面充分的發展空間；而語詞音調的強弱，則多少影響到語詞前後排列的順序，因大部分組合複詞前詞的音調比後詞輕。本人曾做過土耳其語與漢語複詞的比較研究（1980），至於有關各該語言複詞現象的探討論述，仍然陸續有學者推出，不勝枚舉。

奧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和「白色城堡」屬於虛構的歷史小說，而「新人生」則是敘述現代生活的作品，分由三位譯者英譯，再由三位本地譯者轉換成華語。我們從英語譯者的簡介和姓名看來，「我的名字叫紅」與「白色城堡」的英語譯者，分別出自母語土耳其語和英語的文化背景，但都從事土耳其

其文學的教授工作；而「新人生」的譯者，本身也是土耳其作家並曾翻譯過帕慕克的其他作品。至於三位華語譯者，大概都未具土耳其語文基礎，否則逕可自土耳其文版翻譯。

帕慕克寫作的語言是現代土耳其語，和其他土文的作家一樣，必然會使用複詞以潤飾或強化場景情節。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列舉或統計帕慕克在各作品所用的複詞及其數量，而是要檢視這些種類繁多的土耳其語複詞，是如何在缺乏複詞習慣的英語獲得詮釋。但總共多達數百例的複詞且有些是重複出現的，因此無法在此一一列出。以下是取自「我的名字叫紅」（簡稱 R.）、「白色城堡」（簡稱 W.）和「新人生」（簡稱 N.）所出現的複詞類型，各舉一至二例並附各該英譯（E）和漢譯（C）版本之譯作做為對照比較：（註：數目字係表頁數；土耳其文原句之後的中文，是配合複詞形態的直譯，若英譯和漢譯已做適度表譯，則不列出。）

1. 完全重複

1.1 單純重複

(N.131) Yağmur bulutları **yer yer** açılırken, （當烏雲**處處**散開時），

(E.136) The thunder clouds being scattered **here and there**,

(C.170) 雷雨雲已經分散**各處**，

(N.69) Herşey Mehmet'in söylediği gibi, **bir bir** çıkıyor. （一切就像 Mehmet 所說的一樣，一一浮現了）。

(E.68) **Everything** that Mehmet has said has come true.

(C.93) 穆罕默德說過的**每一**件事都應驗了。

(R.10) **Kıvrım kıvrım** Çin usulü bulutlar,..çizerdim. （我慣於畫**捲捲**的中國式雲朵）。

(E.3) I painted **scaloped** Chinese style clouds.

(C.26) 我畫上中國樣式的**扇形**雲朵

(W.106) Padişah'a hoş göstermek için, Trabzon'dan gemilerle getirilen ve

yalnızca iç avluları değil, odaları da **kıpır kıpır** dolduran **renk renk** kedilere sevgi göstermiş. (爲了取悅蘇丹，他似乎是對那些以船運自 Trabzon，不僅活蹦亂跳成群流竄於中庭，甚至還闖入各個房間的五顏六色貓咪展示關愛之意)。

(E.95-96) In order to please the sultan, he'd made a show of affection for the cats **of every colour** brought by ship from Trabzon which were now **swarming over** the inner courtyards and into every room of the palace.

(C.143) 爲了取悅蘇丹，他爲正充斥宮中內院與每個房間的各色貓咪，作了一場鍾情演出；這些貓是之前從翠比松船運而來的。

1.2 加接字尾的重複——包括名詞、動詞加接格字尾：

(N.15) Telaşa kapıldım, **hızlı hızlı** yürüdüm. (**hız-lı hız-lı** 快的 快-的 —— 我陷入焦慮，於是快快/快步行走)。

(E.12) I was beset with anxiety and started walking **briskly**.

(C.27) 我被焦慮包圍，開始快步行走。

(R.64) bütün gece ...**yeniden yeniden** okudum. (**veni-den yeni-den** 重新重新)

(E.51) I spent the night reading ... **again and again**.

(C.89) 整夜，我一遍又一遍重讀。

(W.23) O oturuyordu, böyle soluk bir lambanın ışığında da olsa beni **doya doya** seyrederdi. 註：由 *doymak* (滿) 動詞字根 *doy-* 加接格字尾 *-a*。再重複而成：**doya doya** (滿滿地、盡情地)

(E.24) He could sit and watch me **to his heart's content**, if only by the dim light of a lamp.

(C.42) 只需藉由油燈的微弱光芒，他便能盡情地坐著觀察我。

1.3 以 *mi (mı/mu/mü)* 連接的重複

(R.25) Bazen **saf mı saf, masum mu masum** din kardeşlerimden birisiyle gözgöze geliyorum.

(E.17) I came to face-to-face occasionally with one of our **most pure and innocent** religious countrymen.

(C.44) 我偶爾會迎面遇見一、兩個我們**最純潔而真誠**的虔敬鄉下人。

以 **mi** (嗎?) 連接的重複, 配合語詞殿後母音諧音而有 **mi/mı/mu/mü** 等四種類型, 幾乎可以適用於任何形容詞, 如 **güzel mi güzel** (美嗎美、美又美、美而美), **kötü mü kötü** (壞嗎壞、壞又壞) 等等, 其本意分別是「美上加美、真美」與「壞上加壞、真壞」, 顯然尚未達到「最美」與「最壞」的程度。上例的 **saf mı saf** (單純嗎/又單純), **masum mu masum** (無辜嗎/又無辜) 的連續複詞, 套用目前的口語應是「有夠單純又有夠無辜」的意思。英譯把它推上頂級的 **most** 「最」, 似乎是別無選擇的做法。

2. 部份重複

所謂部份重複包括:(a) 由語詞之前加上子音所形成的複詞, 也即 VC+CVC 組合, 如 **ak**(白)+**pak**>**ak pak** (白潔、潔白), 但也可能是 VC+CV₁C 組合, 請參考下面(R.24)之例;(b) 將名詞字首子音變為 **M** 的「單純音律重複」*Simple Melodic Overwriting* (Inkelas&Zoll 2005: 43), 也即 CVC+mVC 組合, 如 **kitab** (書)+**mitap**>**kitab mitap** (書冊);(c) 取語詞第一個子音和母音, 之後依「最少費力原則」或順口原則, 自 **m/p/r/s** 等四子音中擇一, 併同加諸於該語詞之前, 構成單一形態的複詞, 也即 CV+m/p/r/s+CVC 組合, 如自 **siyah** (黑) 取 **si**+**m**+**siyah**>**simsiyah** (墨黑、黑黝黝), **dolu** (滿)>**do**+**p**+**dolu**>**dopdolu** (滿滿地) 等三種。

2.1 VC+CVC 組合

(R.24) Hemen korktu, yüzü **allak bullak** oldu. 他嚇一跳, 滿臉**尷尬**(困惑)。

(E.16) He gave a start and his face **contorted**.

(C.43) 他嚇了一跳, 臉孔**扭曲**。

(W.133), **ivir zivir**la dolu dolabım, 塞滿**雜七雜八**(拉拉雜雜)東西的櫃子

(E.119) , of the cupboard full of **junk**,

(C.175) …滿是垃圾的碗櫥

2.2 CVC+mVC 組合

(N.63) onu görmüş olduğunu **hayal meyal** hatırlıyordu belki, 模模糊糊、隱約

(E.61) She had a **vague** apprehension of having perhaps seen him,

(C.86) 她的印象裡，隱約曾…和他有過一面之緣

2.3 CV+m/p/r/s+CVC 組合

(W.42) ; hikayesine **yepyeni** şeyler eklemiştir; **ye-p-yeni** > **yepyeni** 嶄新、全新

(E.40) ; he'd added **new** things to his tale;

(C.65) 他在報告中加入許多新事務

3. 造詞複詞

所謂造詞複詞，包括語意相近、相關和相反語詞的組合：

(N.19) Gece yarısı,..vakitsiz öten **bir iki** karga...;深夜，過早啼的一兩隻烏鴉；

(E.15) Past midnight, the premature cawing of **a couple of** crows,

(C.30-31) 午夜過後，一對烏鴉生嫩的鳴叫；

(W.127) Hoca ona yüz vermedi, hayalden ve renkten yoksun basmakalıp **bir iki** laf etti. 霍加沒給他面子，只回一兩句既無聊又沒趣的老話。

(E.113) Hoja wouldn't indulge him, and only repeated **a few** cliches devoid of imagery and colour.

(C.168) 霍加並未滿足他，只重複一些缺乏想像力及活力的陳腔濫調。

bir iki (一二) 所指的是「很少」，但不限於「一」或者「二」，和中文的用法相同，因此不應對譯為「一對」。至於第二例將它譯為「一些」，似乎在容許範圍內，只是「沒給面子」部份，英語限於表達習慣而未能充分傳達，也影響到漢語的轉譯。

(R.31) , karşımında dizlerini dikkatlice birleştirmiş olarak **derli toplu** oturuşu,
 (在我面前，他那慣於注意併攏雙腿（或雙膝）、規規矩矩的坐姿），

(E.22) , demure habit of sitting before me with his knees mindfully together,

(C.51) 禮貌而端莊的舉止、坐在我面前時細心地併攏膝蓋；

derli toplu 是由兩個語意相近語詞所構成組合，意義為「**整（整）齊（齊）**」或「**規（規）矩（矩）**」；下列的 **kırık**（破的）+ **dökük**（掉落的），也是類似組合，意思可有「**破落的**」、「**破舊的**」或「**破破爛爛的**」等，但基本上是指「還在使用的情況」，並不是「**廢棄的**」：

(W.120)...**kırık dökük** değirmenler...gezerek（巡視那些**破舊/破落**的磨坊、）

(E.108) ...tour the **dilapidated** mills...

(C.161) ...巡視**荒廢**的磨坊...

(R.14) **Belli belirsiz** bir kar atıştırmaya başlamıştı.似有若無的雪花開始飄起

(E.7) A **faint** snow fell.

(C.31) 雪**輕柔地**落下。

由 **belli**（明顯）與 **belirsiz**（不明顯）兩個語意相反詞所構成的 **belli belirsiz**，在三本小說裡各出現許多次：（請注意，下面二例各擁有兩個複詞）

(N.124) Bu **belli belirsiz** ince mizahın oğlunda **hiç mi hiç** olmadığına karar verdim. 我推斷他兒子**毫無**（具有）這種**若隱若現**的細膩幽默感。

(E.129) I decided his son **didn't possess a single iota** of this kind of **subtle** humor.

(C.162) 我推斷他兒子連這一丁點幽默感都付之闕如。

(W.180) ..bir salıncak, **belli belirsiz** bir rüzgarda, **hafif hafif** kıpırdanıyordu.

(E.161) A swing... swayed **slightly** in a **barely perceptible** breeze.

(C.231) 一只鞦韆...，隨著**幾乎無法察覺**的微風**輕輕**擺盪。

語意相反的部份，也有各加接格字尾的，如 **tat**（甜）+ **ı/i/u/ü**（它的、其）和 **tuz**（塩、鹹）+ **ı/i/u/ü**（它的、其），配合諧音所構成的複詞 **tadı tuzu**，表

示「它的甜鹹」、「其口味」：

(R.16) ...şimdi aynı paraya bunun yarısı ve üstelik **tadı tuzu** insanın çocukluğunu **hiç mi hiç** hatırlatmayan bir ekmek veriyorlardı.

(E.8) ...now baked loaves half the size for the same price, and they no longer **tasted** the way they did during my childhood.

(C.33) 如今同樣的價錢只能換得縮水成一半的麵包，而且嚐起來**味道**也不如我孩提時代。

由上面隨機所取的實例看來，將土耳其語複詞直接照樣翻譯到漢語，顯然不成問題；可是若轉換成英語，除原有的結構形態改變外，連語意上也可能會有些許「走調」，如前面所舉的 **güzel mi güzel**（美嗎美、美又美、美而美），充其量是「很美！」、「真美！」，並不完全等於「最美」；但 **hiç mi hiç**（沒有又沒有），則表示「根本沒有」、「一點也不」。基本上，複詞的作用在於強化語意以及創造部分新語彙，甚少涉及跨文化問題。因此，在不考慮保持複詞形態的情況下，只要譯者多點細心，大致還是可以傳達出作者的原意。至於因文化習慣背景差異所衍生的詞彙限制，如前所舉的 **ona yüz vermedi**（沒給他面子），則是較難解決的問題。該英語譯者出身母語為美語的文化環境，似乎也只能依照土英辭典的解釋譯為 **wouldn't indulge him**，而華語譯者又再依辭典釋義將它轉譯為「並未滿足他」，可見轉譯衍生之問題。

生長於伊斯坦堡的帕慕克，仿效詹姆斯·喬依思 (James A. Joyce 1882-1941) 介紹推銷自身城市的「手法」(Dubliners 都柏林人)，將時空場景拉回到四百年前的鄂圖曼古都伊斯坦堡，採用以古說今的方式，創作了「我的名字叫紅」。至於他之前所撰有關鄂圖曼宮廷內鬥的歷史小說「白色城堡」以及描寫現代土耳其的「新人生」，也都是在推介他的伊斯坦堡和土耳其文化。

有關伊斯坦堡、鄂圖曼帝國和回教文化的點點滴滴，在一般土耳其人看來，或許只是耳熟能詳的「常識」而已；但對西方基督教世界人們而言，卻是令他們倍感好奇的故事，何況伊斯坦堡又曾經扮演東羅馬、拜占庭的首都多達千年以上。帕慕克將伊斯坦堡的古蹟、鄂圖曼帝國的盛衰以及回教藝術文化的特色，透過巧妙人物生活化鋪陳所完成的「BENİM ADIM KIRMIZI」，經英譯改頭換

面為「MY NAME IS RED」推荐给西方讀者並陸續轉譯多國語言之後，他的名字果然在國際文壇更「紅」了。

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紅」（以下簡稱「紅」書）裡述說金角灣南邊老社區的生活和古蹟，也創造不少街道和人物名稱，更提到許多攸關鄂圖曼和回教歷史文化的語詞。以這些需要譯者多費點神來處理的跨文化語彙數量看來，「白色城堡」（「白」書）和「新人生」（「新」書）的內容似乎較為單純。其次，英語譯本的內容編排，幾乎和土耳其語原著一樣，沒有附加任何註腳，只有「新人生」將少數尚未成為英語詞彙的土耳其食物名稱以斜體字標示，如 *boza*（酒釀），*börek*（麵食）等；反觀華語譯本就有許多註釋，有些還很詳細。這當然是我們華語譯者的善意，以便讓讀者更容易了解土耳其和回教文化的典故，但另一方面也反應出漢語在消化和吸收跨文化語彙的困難與不良。

每一位譯者有其自己的行事風格，我們當應給予尊重。例如「紅」書的英譯者將部分小說人物，依照字面意義譯成英文：**Kara**（黑）>**Black**，**Zarif**（優雅）>**Elegant**；「新」書的譯者也將故事主角之一的 **Doktor Narin**（修長）照字意譯成 **Doctor Fine**；至於「白」書譯者則完全照音譯。華語譯本照樣依次意譯為「高雅」和「妙醫師」，卻唯獨將已經意譯為「**Black**」的主角「**Kara**（卡拉、喀喇）」，照英語讀音譯成「布拉克」，究竟為何？不得而知。是因單詞的「黑」，不合乎漢語的表達習慣？而叫「小黑」或「黑黑」又太唐突且不像外國人名？但無論是基於何種考量，漢語的「布拉克」組合與土耳其語的 **Kara** 一詞之間，我們很難看出有任何音義方面的交集。

許多有關回教和鄂圖曼歷史文化的語詞，基於表達需要而陸續被引進英語，並逐漸成為正式語彙，是英語譯者不必在譯文中附加注釋的主因，如 *aga*（阿哥）>*aga*，*hoca*（教長）>*hodja*(*khoja*、*khojah*)，*hacı*（朝聖者）>*hadji*，*efendi*（先生）>*effendi*，*imam*（教長）>*imam*，*minare*（尖塔）>*minaret*，*molla*（大法官）>*mullah*，*müezzin*（喚禮者）>*muezzin*，*paşa*（閣下）>*pasha*，*şerbet*（果汁）>*sherbet*、等等。帕慕克小說中提及的這些詞彙，對一般國人而言，或稍嫌陌生，但在坊間的英漢辭典裡幾乎都可以輕易查得到。若為因應語意變化或較清楚界說的需要，上列語詞可依序擴大對譯如下：

aga > 阿哥、老大、大哥；先生 *effendi* > 先生；大人

hodja > (回教) 教長；老師、大師	hadji > 朝(過)聖者；「哈志」
imam > (回教) 教長；(阿拉伯) 酋長	minaret > (清真寺) 尖塔
muezzin > (清真寺) 喚禮者	mullah > (回教) 大法官
pasha > 閣下、大人、長官；將軍	sherbet > 果汁、加糖水果汁

上例中的「imam > (回教) 教長」一詞，在三本小說都派上用場且漢譯本也都附加統一的註釋，謂「意指『領導人』，在清真寺引領拜功儀式的教長」(紅 267；白 145；新 135)，其中「紅」書係將 Imam 和 Effendi 合併加以解釋並以音譯譯成「依瑪目·埃芬迪」。事實上，該書之前面部份已就 Effendi 加以註解，稱「意指『尊敬的閣下』」，但譯文仍採音譯「·埃芬迪」(p.27)；而「白」書竟也配合照樣譯成「·埃芬迪」，而不是「先生」。假如我們將不具漢語字面意義的「依瑪目·埃芬迪」字串，直接以簡單的「教長先生」來表譯，應該更能讓讀者容易接受吧？或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又 **sherbet** 一詞，原本在土耳其語只是指單純的「加糖水的花果飲料」，尤其指經熬煮再加糖水的花果飲料，也即類似我們的「酸梅湯」、「冬瓜茶」、「青草茶」等等之類。但在它英漢辭典裡卻出現兩種解釋的選擇：1. 【美】果汁加牛奶、蛋白等冰凍而成的食品；2. 【英】冰果子露(一種以果汁和糖等製成的飲料)。我們的漢語譯者將 *vişne şerbeti* (酸櫻桃果汁) 的英譯 *sour-cherry sherbet*，依照【美】式調製法，譯成「酸櫻桃蛋奶」(紅 81)；同樣的譯法也出現於該書稍後(p.194)的「玫瑰香蛋奶」(*gülsuyu şerbeti—rose water sherbet*)，但其真正內容僅止於「摻糖水的玫瑰露」而已，絕未添加「蛋和奶」。總之，如此「加料」的飲品，並不合乎保守土耳其人的口味，而且迄今他們還是沒有打破傳統。

其次，土耳其語與英語的拼讀字母系統之間，存有一定程度的差異。英語譯者將小說裡的古蹟地區名稱，逕以其英語別名表譯，應是相當務實的做法。因為既可避免列出英語看來無意義的拼音字串，也可省卻附加註解的麻煩，但是若再轉譯成漢語，有的不成問題，如：**Haliç** (灣、小海灣) > **Golden Horn** > 「金角灣」，對國人而言，已經是定型化的譯詞。但有些語詞像 **Çemberlitaş**，它的字面意義是「加鐵環的石柱」，是個古蹟也是伊斯坦堡的地區名稱。英語譯者把它改譯成 **Burnt Column** (R.7)，而漢譯本採意譯為「焚毀的石柱」(「紅」書 p.31)，卻未加註或附英文原譯。所謂的「焚毀的石柱」，是當年君士坦丁大

帝 (?-337) 為打點自己的東方新都 (即今日的伊斯坦堡)，自羅馬阿波羅神廟所拆運過來豎立的紀念碑，也因此習慣通稱為「君士坦丁石柱 **Column of Constantine**」。石柱的名稱和外觀，曾隨統治者和歲月的更替而有所變化。十七世紀末期的一場大火，造成石柱嚴重的損壞。鄂圖曼蘇丹穆斯塔法二世 (1664-1703)，下令在石柱底座砌護牆並以鐵環連接固定斷落的石塊，從此以後土耳其人逐漸使用 **Çemberlitaş** (加鐵環的石柱) 一詞至今，而浪漫的法國人後來卻幫它取個另類的寫實名稱叫做「焚毀的石柱」(**Colonne brûlée**)。在此，我們發現一項有趣的事實：根據「紅」書英譯本和漢譯本之末所附的年表 (土文原著沒有年表)，「紅」書的故事，始於主角「布拉克」自東方返回伊斯坦堡後，也即十六世紀末年。然而，真正使石柱「焚毀」的大火以及使它變成「加鐵環」的模樣，卻是十七世紀後期纔發生的，兩者相差達百年。帕慕克畢竟是位小說作家，或許可以扭轉時空，用土耳其文創造四百年前「喀喇 (布拉克)」遊歷三百年前「**Çemberlitaş** (加鐵環的石柱)」的場景。但以忠實為第一要務的譯者，既然不採音譯或加註的意譯，似應可優先選擇通用的 **Column of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石柱)。也許讀者只是看小說，僅在乎小說情節，根本不會去注意或計較這類細節。

傳統回教土耳其飲食名稱的適切翻譯，的確也是困擾的問題。小說中提到的 **boza**, **börek**, **helva**, **şerbet**, **turşu** 等詞中，較難清楚表譯的首推 **börek**。因為它既可指「派」或「千層餅」，也可是「春捲」或「捲餅」等等之類的「麵食」。其烹飪方式還可細分為水煎、爐烤、油炸或水煮再烤等。「紅」書將 **ispanaklı börek** (**spinach pie**) 譯為「菠菜派」(p.193)，可圈可點；但「新」書譯者或為求周全，將單純的 **börek**，兼容並蓄，譯成「千層捲餅」(p.56)。其次，源自阿拉伯世界的 **helva**，是由麵或麥 (五穀) 粉、芝麻油 (粉)、蜂蜜或糖漿等等所混製而成的甜食 (有些會加入開心果之類的乾果)，有點類似台灣傳統的「綠豆糕」。假如要用漢語表譯，或可稱為「蜂蜜麥粉糕」；英語則直接引自阿拉伯語，拼寫成 **halvah**, **halva** 或 **halavah**。「白」書將它譯為「哈發糕」並附註釋 (p.121)，確屬可行的選擇，但若稍修改為「哈瓦糕」，不僅更接近原音，且可避免產生「發 (酵) 糕」的聯想。至於 **boza** 和 **turşu** 的漢語對詞，應分別是「漿狀的『酒釀』熱飲」和「醃漬的果菜」，更可簡譯為「酒釀 (漿)」和「泡菜」。「新」書把 **boza** 譯成「小米汁」並附註釋 (p.31)，似仍嫌不足，因土耳其式「酒釀 (漿)」的

原料並不單純限於「小米」。「紅」書兩度提到的「醬菜小販」(p.34)，在今日伊斯坦堡的舊社區仍然偶爾可見，只是他們所賣的並不是我們配稀飯用的「醬菜」，而是當點心零食用的西式醃黃瓜、青椒之類的「泡菜」。

總之，伊斯坦堡（甚至整個土耳其）在快速邁向西化和現代化的同時，傳統的宗教和飲食文化並未完全隨之起舞。除了回教種種勢力依然強大外，叫賣「酒釀」、「麵食」、「蜂蜜麥粉糕」、「花果茶」和「泡菜」的小販和店家以及兼具聚會休閒功能的「咖啡館」，也都數百年如一日地沿傳下來並成為帕慕克小說裡無時空限制的賣點。要使這些跨宗教文化語詞能有較貼切的表譯，除具基本認知外，還可能需要配合語句內容做適度的修正。

結語

帕慕克的小說以及土耳其語原文經由近東到歐美，再輾轉到遠東所產生的英語和漢語譯本，提供了跨語言文化翻譯問題研究的素材，也給華語文翻譯方面帶來一些省思。首先，複詞的靈活變化和大量使用是現代土耳其語的特色，在以前濃郁阿拉伯、波斯語文影響下的鄂圖曼文學，幾乎沒有任何亮相的空間，僅能在土耳其傳統民俗文學裡流傳。因為阿拉伯語、波斯語和英語以及其他西方語言一樣，並不是適於或慣於使用複詞表達的語言，而唯一可以和土耳其語複詞配合並幾乎可以逐字翻譯的語言大概非漢語莫屬。也由於英語沒有使用複詞以強化語意的習慣，一些土耳其語複詞，如上面諸例所示，在翻譯過程會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或過度強化。倘若能直接漢譯，應可獲得較合乎作者原意的詮釋。

爲了「協助」或「吸引」非土耳其語文背景的讀者進入狀況，僅「紅」書的英譯本前後有附加簡圖和年表，其餘各譯本並未出現任何註釋，似乎是認定英語讀者必能跨越語言文化藩籬，順利進入帕慕克小說的意境。固然有些攸關回教和土耳其文化的語詞已經成為英語詞彙，但小說裡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地、物名稱，不僅英語讀者可能不清楚，就連土耳其人也不見得會很瞭解。相較於英語譯本把探究細節的「煩惱」交給讀者自行處理的作法，我們漢語讀者卻一直都接受太多的呵護，除了譯作所附加的「導讀」外，還會有許多詞彙註釋可供參考，猶如一冊在手，萬事齊全。我們同意專家學者所撰的評介或導讀，有

一定的價值，而譯者所列的註釋，也可彌補漢語無法適切表譯的缺失。翻譯學家會有諸多論點，但問題是註釋是否需要擴及瑞士手錶名稱（「新」書 p.75, 81）？註釋是否具體或有必要（「白」書 p.69）？註釋是否正確無誤或畫蛇添足（「紅」書 p.311; p.267）？既然同樣是帕慕克小說的譯本，而且華語文與土耳其語文之間的認知差異，並不大於土耳其語文與英語世界間的距離，為何漢語譯本需要如此多的註釋？是傳統使然，或是華語讀者欠缺世界觀，抑或在確定譯詞方面，譯者本身還有努力的空間？在此全球化浪潮中，值得我們省思。

引用書目

杜若洲譯。《都柏林人》。台北：志文，2000。

李佳嫻譯。《我的名字叫紅》。台北：麥田，2004。

陳芙陽譯。《白色城堡》。台北：麥田，2004。

蔡鵬如譯。《新人生》。台北：麥田，2004。

Inkelas, Sharon & Zoll, Cheryl. *Reduplication*. UK : Cambridge, 2005.

(Trans. by) Gökner, Erdağ. *My Name Is Red*. NY: Vintage, 2002.

(Trans. by) Holbrook, Victoria. *The White Castle*. NY: Vintage, 1998.

(Trans. by) Gün, Güneli. *The New Life*. NY: Vintage, 1998.

Pamuk, Orhan. *Benim Adım Kırmızı*. İstanbul: İletişim, 2004.

-----, *Beyaz Kale*. İstanbul: İletişim, 2004.

-----, Orhan. *Yeni Hayat*. İstanbul: İletişim, 2003.

Türkçe-İngilizce Redhouse Sözlüğü. İstanbul: Redhouse, 2004.

Türkçe Sözlük. Ankara: TDK, 2000.